

忆往

满满正能量 朗朗时代情

——读裘山山《家书》有感

杨新元

收到著名作家裘山山寄来的《家书》后,在短短的一个多星期里,将这本厚厚的书看完了。

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离奇的故事,通篇是一个家庭里父女、母女、姐妹之间的书信往来。从13岁到30岁,正是一个人最好的年华,裘山山从一个懵懂、青涩的少女成长为一个军人、一个作家,《家书》通过无数封家信的记载、还原了那逝去的岁月和主人公的成长轨迹。这是一部真正的温情之作,更是一部充满了满满正能量的好书。

裘山山是我们浙江日报的老朋友、老作者。我在上班时,就经常与裘山山电话联系,有时也有书信来往。那时,我是浙江日报钱塘周末部主任,副刊《钱塘江》需要大量名作家的稿子。裘山山是我们浙江日报编辑徐前同志的女儿。所以,向裘山山约稿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裘山山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她总是把自己认为最好的稿子,首发在我们的报纸上。

我知道,这本书的出版,是裘山山两年多心血的结晶。事出偶然,2015年,在父亲去世两年后,裘山山与姐姐才恢复心情的平静,开始整理父亲的房间。在一个很旧的樟木箱里,她们发现了满满一箱子信件,这些信件用报纸包着,细绳子捆着,上面还用小字条注明是谁的信,哪一年到哪一年。数一数,竟然有500多封。在整理过程中,裘山山更体味到父母的养育之恩和培养教育自己的心血。她说:“也许,父母那么仔细地留下这些信,就是希望我有一天,会去整理它们。”

在《家书》中,裘山山用一封封书信和一张张原汁原味的老照片,立体地展示了一段记录在书信中的家庭历史。裘山山的父亲是一名铁道兵,铁路修到哪里,他就走到哪里。因此,她们一家在几十年时间里总是聚少离多。最极端的时候,一家四口分散在四个地方。她说:“所以,我们的家不是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在信上、在途中。”在那个没有现代通讯和网络的年代,正是靠着这一封封家信,将一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家庭连成了一个整体。

有一段时间,我与裘山山的父母是邻居。我们同住浙江日报的科学馆内,几乎是门对门。有一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那是1982年,我的儿子刚出生不久,晚上睡觉经常出盗汗。医生诊断是缺钙,最好的办法是让婴儿多晒太阳。时值冬季,室外很冷。我家住的是朝北的房间,裘山山妈妈住朝南的房间,晴天房间里半个房间的太阳。知道这件事后,徐前就每天让我爱人抱着

孩子去她家晒太阳。我们怕打搅她,可徐前总是客气地说没有关系。经过一段时间调理,孩子缺钙的问题果然好多了。

在《家书》里, we 有机会重新检视、回味那个时代的家长里短里蕴含的人间真情,以及各种一度被主人公忽略的细节。“我的第一封信,是写给父亲的,那是1971年,我13岁。”“1973年,第二封信,连标点符号加起来,也只有300多字。”一个当今的文学大咖,写了好多脍炙人口的好文章、好小说,得奖无数。然而,她的起点就是那样稚嫩,又是那样真实。

1977年,18岁的裘山山入伍了。两年后,她凭着自己的努力,考入了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一直到1983年毕业。这是第一件喜事。

对她们这个家庭来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喜事连连。“妈妈摘掉了‘右派’帽子”,这是家里的第二件喜事。她这样描述收到妈妈来信后的心情:“我看了信,心情无法言说。发了一会儿呆,只觉得整个人忽的一下轻松了,明亮了,长期以来压在心里的大石头被搬走了……”

还有一件事,也很能体现当年的人间真情。“一笔60元的巨款是怎样花掉的”:1978年入伍后,裘山山每个月的津贴七块七毛五,连里要求她们每月存五元。一年后,也就是1979年1月,司务处把钱返还给她们。“巨款啊。我认真规划了这60元的用途。给爸爸买茅台,当时茅台才九元一瓶,军人服务社就能买到;给妈妈买了花生酱,给姐姐买了衬衣,给自己买了个半导体收音机,就所剩无几了。”

《家书》,是裘山山一家从1971年到1988年的生活记录,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年轻的共和国日新月异的变化。从信里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裘山山一家的生活越过越好了:经过多年努力,姐姐从西安调回了杭州;妈妈右派摘了帽,恢复了工作;父亲入了党,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从这些信息中,我们也看到了年轻的共和国正在理顺方方面面的关系,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希望。虽然1980年的春节,她们一家人还是天各一方,父亲在长沙,母亲在杭州,姐姐在西安,而裘山山在成都。在短暂的相聚之后,她们在长沙火车站拍了一张全家福。这样的家书,满满都是正能量,为我们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明朗。这是以往我在很多家书中都没有看到过的。

《家书》裘山山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评弹

岩石缝里 绽出的劲草

叶伯欣

《2017年中国杂文精选》(吴营洲主编,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是一株岩石缝里绽出来的劲草。它迎着严冬的寒风冷雨露出一抹生机蓬勃的绿色,在萧瑟中抖擞着,发出无声的呐喊。

在当今语境下,杂文的写作发表不易。当那些个冠以先锋、后现代名目,披上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理解的深奥哲理外衣之摄影、美术、书法粉墨登场时,以针砭时弊、揭露腐败、抨击邪恶为己任的杂文,依然呆卜隆冬地以它未经伪饰的明白语言呼唤着真理。它是个不穿盔甲的战士,迎着异见者与掌权者的砍伐,迂回曲折又义无反顾地履行着自己的天职。

那么,这一年来杂文圈做了些什么,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这从主编吴营洲的代序《2017年的杂文界》可见端倪。代序并非单纯凭作者自己的印象言说,而是根据三份杂文学会会刊、三份杂文杂志、三份文史类杂志、三份报纸副刊、一次全国杂文年会以及邵燕祥的一部杂文新著《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加以分析,鸟瞰了全年中国杂文的情状,得出的总体印象。我用一句话概括之:在不景气中绽露生机,杂文之生命力于此呈现。

近年,杂文纷纷转向,拔去芒刺,迈上正能量之途。有的报纸撤除了杂文版面;有的杂文家因吃请而献媚;有的“搁笔弃写”;有的“徘徊彷徨”;有的“改煲鸡汤”;有的“堕落沉沦”“卖文求荣”。

但杂文不死,读者未眠。邵燕祥一部四五十万言新著居然销出万册,对杂文来说堪称畅销。我(们)作为杂文读者很为《代序》最后一席话所鼓舞而满怀希望:“2017年的杂文界,有一个不容轻觑的现象,就是新媒体(微博、微信、公众号、朋友圈)的蓬勃发展,杂文的生存、繁荣似乎又有了一方新的天地。一些振聋发聩、掷地有声的上乘杂文,宛若野草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突然便冒了出来,令人眼睛一亮,目不暇给,也令人感慨不已……这或是杂文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

《精选》把入选的108篇佳作以直面现实、激浊扬清、负喧琐话、警世档案、半真半幻、灯下翻书六个栏目分门别类纳入,组成了一部近二十万言的杂文精品。其中有对世事针砭,对邪恶鞭挞;对历史钩沉,对人物褒贬;观点深刻新颖,表达鲜活灵动。编选者尽力选纳深刻而不偏激之文,让人于阅读愉悦中获得启迪和感悟。

如果要我说对这本精选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我忖或许可用这几个关键词来概括:历史、真相、人性、教训。

杂文需要犀利。而犀利源于激情,激情又会迸发出诗情。《雨天,我走过十二月党人广场……》(页154)就是一则情感深沉文字优美的散文。务须提及邵燕祥先生的《三剑客赞》(页50),这是一篇序言,也是一首思想深刻激情涌动的诗:“三个人的名字并列。/三条人影出现,/三剑客!”

《精选》还有一篇《伏契克为什么不向盖世太保开枪》(页242)。原来这是从人性视角把这位抗击纳粹侵略的英雄从高高神坛请回到坚实的大地,抹去光环,拂去尘埃,还他可敬可爱的一个平凡又非凡的人生原貌。我约略知晓,目前有一群以70后80后为核心的海内外伏契克的拥趸者们正在竭尽全力做着还原这位英雄真实面貌的工作。此文是个信号。(本文有删减)